



人权理事会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第六十二届会议(2011 年 11 月 16 日至  
25 日)通过的意见

第 52/2011 号(阿根廷)

2011 年 5 月 2 日转交该国政府的来文

事关: Iván Andrés Bressan Anzorena 和 Marcelo Santiago Tello Ferreyra

该国已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自 1986 年 8 月 8 日起

1.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系根据前人权委员会第 1991/42 号决议设立。人权委员会第 1997/50 号决议对工作组的任务作出明确说明并延长其任期。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2006/102 号决定，工作组的任务由人权理事会接管。人权理事会 2010 年 9 月 30 日第 15/18 号决议将工作组任期再延长 3 年。工作组按照其工作方法将上述来文转交了该国政府。

2. 工作组视下列情况为任意剥夺自由：

(a) 显然提不出任何剥夺自由的法律依据(如：某人刑期已满或尽管大赦法对其适用，却仍被关押)(第一类)；

(b) 剥夺自由系因行使《世界人权宣言》第七、第十三、第十四、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和第二十一条、以及(就缔约国而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二、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五、第二十六和第二十七条所保障的权利或自由(第二类)；

(c) 完全或部分不遵守《世界人权宣言》以及当事国接受的相关国际文书所确立的关于公正审判权的国际准则，情节严重，致使剥夺自由具有任意性(第三类)；

(d) 寻求庇护者、移民或难民长期遭受行政拘留，且无法得到行政或司法复议或补救(第四类)；

(e) 由于存在基于出生、国籍、种族或社会出身、语言、宗教、经济情况、政治或其他见解、性别、性取向、残疾或其他状况的歧视，剥夺自由违反国际法，且目的在于或可能导致无视人权平等 (第五类)。

3. 工作组欢迎该国政府在 2011 年 6 月 30 日的来文中提供的资料。

## 提交的材料

### 来文方提交的来文

4. 来文方说，Marcelo Santiago Tello Ferreyra, 阿根廷公民，——生于 1970 年 7 月 25 日——住在 Mendoza 市的商人，于 2008 年 5 月 13 日被该省警官逮捕。

5. Iván Andrés Bressan Anzorena, 阿根廷公民、警官，已婚，住在 Mendoza, 与 2008 年 3 月 27 日在 Añatuya 市(Santiago del Estero)被该省警官逮捕。最初他被单独拘禁了 7 天以上，在此期间，不许他与其家属或辩护律师联系。

6. 据称，他们被捕与 2007 年 3 月 19 日发生在 Añatuya 市(Santiago del Estero)的 Michel Agudelo Córdoba 谋杀案有关。

7. Bressan Anzorena 在被警察拘禁期间遭到酷刑。一被交给法院，他就遭到酷刑和报复，尽管得到报告，但却从未被调查。他全身多处遭到殴打，并被用塑料袋套住头部闭气，睾丸和双腿遭到电击。据 2008 年 4 月 18 日在 Ramón Carrillo Regional 大夫医院出具的法医证书说，由于酷刑，他下巴脱臼。法医证书表明，他多处受伤，上颚脱臼，腹部和右腿有伤。

8. 据来文方说，在 Agudelo Córdoba 被杀害后不久，除 Bressan Anzorena 先生之外，还有下列人员被捕：

(a) Miguel Ángel Figueredo Taboada, 巴拉圭公民；

(b) Stela Mendes Giménez, 也是巴拉圭公民；

(c) Cristián Alejandro Cardozo Bustos；

(d) Rafael Antonio Ciriani；

(e) Sandra Bravo, 生活在 Añatuya 的未婚阿根廷公民。她在死者遇害时与其一起在汽车上。被逮捕之后，她被单独拘禁了 12 天；

(f) Arturo Ernesto Uriarte, 机修工。

9. Figueredo Taboada 先生被单独拘禁至 2008 年 3 月 27 日。尽管他被控谋杀，但他却两次作为证人提供证词，应当指出，在记录中，他是被剥夺自由的。在证词中，他指认 Tello Ferreyra, Bressan Anzorena 和 Uriarte 犯罪。在他被拘禁期间，巴拉圭共和国领事代表未被允许探视。他于数天之后获释。

10. Figueredo Taboada 与其同胞 Mendes Giménez 因 Álvaro Mansilla 法官一道简单的口头命令被逮捕。他们在没有书面和具体命令的情况下被拘留，显然违反了共和国《宪法》第 18 条、地方宪法第 56 条和《刑事诉讼法》第 255 条。

11. Mendes Giménez 也被单独拘禁，没有得到领事代表的任何探视，直至 2008 年 3 月 27 日获释。她从未被告知逮捕的原因，也未叫她做任何陈述。

12. Cardozo Bustos 和 Ciriani 被逮捕以进行背景调查，他们被转到不同的警察局，并被单独拘禁。他们受到询问，但却未被告知被控的罪行，也未被告知所称针对他们的证据。在被捕七天之后，他们因缺乏证据而被释放。

13. 所有被拘留者都报告说，在其被拘留期间遭受了特工人员的酷刑，这些人员来自 Añatuya 旅，以 Fructuoso Rodríguez 先生为首，还有人来自特警高风险作业分队 (GETOAR)。他们还报告说，个人物品被盗。Añatuya 检察院接受了这些申诉，但却没有下令启动任何程序，以确定事实或确定施加酷刑者。

14. Ciriani, Cardozo Bustos 和 Uriarte 所受酷刑包括打耳光、用软管抽打和行刑队假枪毙。

15. Tello Ferreyra 根据 Figueredo Taboada 先生的声称而被逮捕的。他在第六管区警察局被拘留了七天，然后被转到 Santiago del Estero 市，在那里，他在一个司法机构中没有自然光线的地下室里被拘禁了近 12 个月。在此期间，他多次遭到殴打。没有对他的申诉进行调查，也没有确认对他施行酷刑者。随后他被转到省监狱，根据法院发出的令状，他在一个没有任何光线也没有卫生设施的牢房中被单独监禁了十天以上。他和衣被置于淋浴之中。

16. Bressan Anzorena 被转到省监狱，被单独监禁，额头和背部遭到殴打。他随后被转到该省边远地区的 Pinto 监狱，离 Añatuya 约 200 公里。

17. Bravo 被关押在 Añatuya 妇女事务警察特别股。她父亲 Raúl Medina，和姐妹 María Isabel Gómez，被唤来提供证人证词，尽管他们是其近亲属。在被拘留期间，Bravo 曾试图以自焚的方式自杀。经过两年多的审前拘留，她被释放。

18. 在被拘留者被拘留的近 3 年的时间中，以其名义提出的若干人身保护令状程序、刑事指控和抗辩均未获成功。

19. 据来文方说，Tello Ferreyra 和 Bressan Anzorena 是在被逮捕近三年之后仍然被拘留的唯一两人。对他们的拘留是任意的。他们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被逮捕，控罪的根据是被控犯罪者的陈述，遭到长期非法单独拘禁，并遭受酷刑，酷刑虽经报告，却未得到调查，负责者也未受到处罚。他们是根据 Figueredo 和 Mendes Giménez 的陈述被逮捕的，而后者自己也是在没有逮捕证、未被控罪的情况下被逮捕的，并被剥夺了《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所规定的领事协助。来文方说，由于对 Figueredo 和 Mendes Giménez 的拘留和询问非法，因此，其陈述——针对 Tello Ferreyra 和 Bressan Anzorena 的逮捕证的唯一根据——也是非法的，因而是无效的。

20. 据来文方说，Tello Ferreyra 和 Bressan Anzorena 在不无故拖延的情况下受审的权利遭到侵犯。他们应当在一段合理的时期内受审或获释。然而，他们被逮捕三年多了，却仍然没有受到审理。

21. 来文方最后要求立即释放这两人，对其所受身心伤害给予公正赔偿，并充分保证他们将不再被逮捕。来文方还要求就违犯阿根廷法律和应有程序规则，将 Álvaro Mansilla 和 Liliana Lami 带见法官弹劾小组。来文方还呼吁调查非法单独拘禁的情况和酷刑指控。

#### 政府的回应

22. 在 2011 年 6 月 30 日的回应中，该国政府质疑工作组是否有权听审本案，因为本案业已提交美洲人权委员会。该国政府认为，鉴于上述情况，来文方提交的材料应被视为不可受理。

23. 该国政府认为，人权理事会接管了原人权委员会的职权，原人权委员会决定，如果在另一人权机构有待审理，则申诉被视为不可受理，以避免国际程序不必要的重复。为了支持这一立场，该国政府提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布的关于申诉程序的概况介绍。<sup>1</sup>

24. 最后，该国政府争辩说，应宣布来文方的来文不可受理，因此无需审查案情，因为得出的结论已很充分。

#### 工作组的考虑

##### 关于该国政府有关来文方的来文不可受理的主张

25. 在分析有关 Iván Andrés Bressan Anzorena 和 Marcelo Santiago Tello Ferreyra 的来文内容之前，工作组将处理该国政府唯一回复中提出的关于不可受理的主张问题。

26. 第一，应当澄清，高级专员办事处发布的概况介绍第 7 号说：“如果你已将同一项请求提交另一个条约机构或一个地区性机构，例如美洲人权委员会、欧洲人权法院或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委员会，那么委员会就不能审查你的投诉，这样的目的是为了在国际一级发生不必要的重复。这是你在你原来的投诉中应该提到的另一个是否可受理的问题，说明你已经提出的任何请求并具体指明你向其提出申请的机构、申请的日期和结果。”显然，所称的不能受理只是在有关来文向“另一个条约机构或一个地区性机构”（例如美洲人权法院）提交、而且第二份来文也向这样一个机构提交的情况下才成立。这一点下文将进一步阐述。

<sup>1</sup> 见《投诉程序》，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概况系列丛书，第 7 号，2003 年，日内瓦。可查阅：<http://www.ohchr.org/Documents/Publications/FactSheet7Rev.1en.pdf> p. 10。

27. 第二, 应当指出, 工作组查阅了美洲人权委员会的网站,<sup>2</sup> 该网站并未显示任何涉及 Tello 或 Bressan 或其代表提出的审议拘留或酷刑指称的案件。在回复中, 该国政府仅仅提到一项关于预防措施的要求, 查明为 MC-187-08 (08-2008), 没有任何进一步的行动。美洲人权法院未就该请求采取任何措施, 既未接受也未拒绝, 也没有要求提供资料。

28. 尽管有上述情况, 但工作组认为, 就该国政府关于禁止条约机构程序重复的主张, 以及就联合国系统关于蓄意侵犯人权情况的资料的程序表明立场是可取的。

29. 许多国际人权条约——全球和区域性条约——载有一些条款, 允许相关条约机构接受个人来文或申诉, 只要有关事项未曾提交另一个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这种条款可见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一项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子)项;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任择议定书》第四条第 2 款(a)项; 《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国际公约》第 77 条第 3 款(a)项;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 22 条第 5 款(a)项;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三条第二款(c)项; 《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第 30 条第 2 款(e)项和 31 条第 2 款(c)项; 以及《残疾人权利公约任择议定书》第二条(c)项。在美洲的制度内, 《美洲人权公约》第 46 条第 1 款(c)项确立了相同的原则, 如欧洲制度中《欧洲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第 35 条第 2 款(b)项所做一样。

30. 前段中引证的所有规定依据的原则是, 同一事项不得已经提交另一个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国际解决意味着两个或多个国家之间的冲突, 有关国家同意某项程序, 争取和平解决。其中包括仲裁、双边和多边谈判、其他国家或国际法主体调解、在其他国家斡旋或没有斡旋的情况下的和解努力、或相关国家同意的任何其他程序。“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意味着涉及两个或多个国家的冲突。

31. 非常规程序——所谓特别、保密或公开程序——则完全不同, 这些程序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设立, 与任何条约无关, 目的是审议不一定涉及任何国家之间冲突的情况和案件。例如, 第 780 和 1235 号决议就是如此。

32. 确实, 非常规程序的特点是, 其目的是审查特定国家尊重人权的情况(地域程序)或普遍审查一项或多项具体权利(专题程序)。

33. 因此, 联合国大会第 2144(XXI)号决议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前人权委员会“紧急考虑各种方法, 增进联合国制止无论在何处发生的侵犯人权情况的能力”。依照这项要求, 委员会通过了 1967 年 3 月 16 日第 8/XXIII 号决议, 其中决定“对题为‘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问题’的项目进行年度审议, ……但不影响在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国际盟约和公约执行措施的框架内业已存在和可能设立

<sup>2</sup> 网址: [www.cidh.org](http://www.cidh.org)。

的各机构的职能和权利”。该决议导致理事会通过了第 1235/XLII 号决议，决定委员会可“在适当情形下并於审慎考虑所接获情报后对继续不断侵害人权情事，[……]彻底研究”。该决议继续规定，理事会将“在国际人权公约生效之后”审查这些规定，这里明显指的是 1996 年在纽约缔结的两项国际公约。

34. 因此，区别在于，一方面是人权条约之下设立的普遍或区域性的个人申诉或来文机制，其目的是通过决定，规定申诉人获得赔偿的个人权利，以及国家提供赔偿的义务；另一方面是并非针对个人、而是针对委员会即现在的人权理事会的机制，深入研究有关情况，从而揭示一贯的侵犯权利和自由的情况。

35. 法学家们认为，如果要以违犯同一事项不得提交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的原则为由，宣布来文不可受理，相关的两个机构就必须性质相近。人权事务委员会解释了“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说在审查案件的机构(仅为政府间机构或国家之间通过条约设立的机构)性质方面，两个程序应当类似，在两个程序之下，通过调查，须解决个人案件和/或就其通过决定。<sup>3</sup>

36. 另一位法学家争辩说，同一事项不得提交供华盛顿特区美洲人权委员会或哥斯达黎加圣何塞美洲人权法院、斯特拉斯堡欧洲人权法院或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申诉程序同时审查。但是，有关事项可以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机密程序的第 1503 号决议提交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审查，或由该委员会的工作组或特别报告员审查，如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或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sup>4</sup>

37. 美洲人权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33 条就程序重复问题规定了类似的标准。第 1 分段重申，美洲人权委员会将不审议一项请愿，如果其主题事项“按照另一程序，正有待有关国家为其成员的一个国际政府间组织解决”，该条进一步规定：“但是，在下述情况下，委员会不应当克制审议第 1 段所指请愿：(a) 另一组织所遵循的程序限于一般性地审议有关国家的人权情况，而且没有关于委员会所收到请愿主题的具体事实的任何决定，或其将不会导致问题的有效解决。”

38. 美洲人权委员会在其关于 11.026 号案(César Chaparro Nivia 和 Vladimir Hincapié Galeano, 哥伦比亚)的报告中得出了相同的结论。<sup>5</sup> 哥伦比亚要求宣布该案不可受理，理由是未能满足美洲人权公约第 46.1(c)条规定的关于避免国际程序重复的要求。该国争辩说，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和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

<sup>3</sup> C. Medina 和 C. Nash, *Manual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de los Derechos Humanos*, Centro de Derechos Humanos, 2003。应当指出，Cecilia Medina 曾担任人权事务委员会委员和主席。

<sup>4</sup> A.M. de Zayas, “Desarrollo jurisprudencial del Comité de Derechos Humanos en aplicación del Protocolo Facultativo del Pacto Internacional de Derechos Civiles y Políticos: Visión Práctica”, in Carlos Jiménez Piernas (ed.), *Iniciación a la práctica en derecho internacional: derecho comunitario europeo*, Marcial Pons, Madrid, 2003.

<sup>5</sup> 美洲人权委员会，第 30/99 号报告。可查阅：<http://cidh.org/annualrep/98eng/Admissibility/Colombia%2011026.htm>。

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已经在研究指称的受害者遭受酷刑问题，<sup>6</sup> 两位报告员是联合国系统的一部分。美洲人权委员会认为：“上述联合国报告员和工作组并不属于其任务可能涉及《美洲公约》第 46(1)(c)条和第 47(1)(d)条所指重复的国际机构类别。这些机制并不导致有效解决所称侵权问题。而且，有关国家并未提供资料，表明这些机构解决了本案受害者所提到的情况。因此，委员会认为，第 46(1)(c)条和第 47(1)(d)条规定的要求得到了满足。”<sup>7</sup>

#### 关于剥夺自由的任意性问题

39. 引起属工作组任务范围内的申诉的案件事实是有关谋杀哥伦比亚公民 Michel Agudelo Córdoba 的刑事诉讼的主题，该案于 2007 年 3 月 19 日发生在 Santiago del Estero 省 Añatuya 市。诉讼在 Santiago del Estero 省 Añatuya 市法院进行。在刑事诉讼期间，据称有以下违规事项：

(a) Andrés Bressan Anzorena 于 2008 年 3 月 27 日被逮捕，并被单独拘留 7 天以上；

(b) Bressan Anzorena 遭受了各种酷刑，但既未得到调查，又未得到起诉；

(c) 最初被指控的人中有一人被作为证人、而不是作为被控犯罪者询问，此人在没有逮捕证和具体命令的情况下被逮捕，不符合国家《宪法》和 Santiago del Estero 省宪法的要求。在其他一些作出对 Bressan Anzorena 和 Tello Ferreyra 不利证词者的案件中也出现相同的错误。应当指出，一度被控犯罪的证人之一还曾自杀未遂，并在两年多以后才获释；

(d) Tello Ferreyra 和 Bressan Anzorena，在三年半之后仍然被剥夺自由，未被定罪，他们被剥夺了在合理的时期内在不无故拖延的情况下受审的权利；

(e) 申诉人未享有获得补救重获自由的人权。据报告，在被拘留者被拘留的近 3 年的时间中，以其名义提出的若干人身保护令状程序、刑事指控和抗辩均未获成功。

40. 政府未对这些指控作出任何答复。

41. 根据 Santiago del Estero《刑事诉讼法》及其修正案第 183 条，“只有在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才能由法官下令对被告实行单独拘禁，理由必须予以解释。完全隔离不得超过 24 小时”。Bressan Anzorena 的情况构成了剥夺基本权利，因其比国际人权条约和宣言规定的标准更为严厉。因此，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五条第 2 款，这一情况违反了《公约》。Tello Ferreyra，在 Mendoza 被捕，并被转到 Santiago del Estero 接受审判，在审判之前，他在该城市被单独拘禁了十多天。

<sup>6</sup> 同上，第 15 段。

<sup>7</sup> 同上，第 26 段。

42. 还有人争辩说，没有针对 Bressan Anzorena 的书面逮捕证——如犯罪发生和进行审判的地点该省宪法所要求，也违反了基本的程序权。

43. 被拘留者 Tello Ferreyra 和 Bressan Anzorena 被剥夺自由长达三年半，而法官又再次要求延长调查。因此，他们被剥夺了在合理的时间内受审判的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九条第 3 款）和受审时间不被无故拖延的权利（同上，第十四条第 3 款（丙）项）。申诉人还被剥夺了自由出庭受审的权利。根据《公约》第九条第 3 款，“等候审判的人受监禁不应作为一般规则，但可规定释放时应保证在司法程序的任何其他阶段出席审判，并在必要时报到听候执行判决”在三年半的监禁之后，审前拘留超过了任何合理的时期。2005 年该省宪法第 56 条甚至规定，“诉讼期间剥夺自由只能是例外”，该法规定，必须出示书面逮捕证。

44. 还有人进一步争辩说，被告 Tello Ferreyra 和 Bressan Anzorena 除了在法官庭审该案之前要求释放之外，至少还提出了两项要求临时释放的人身保护呼吁，但都被该省法院和法官驳回。最近提出的请求于 2011 年 8 月 8 日被驳回。因此，他们还被剥夺了《世界人权宣言》第八条和《公约》第二条第 3 款（甲）和（乙）项、第九条第 4 款所载的权利。工作组认为，人身保护是得到《公约》承认的一项人权。

45. 工作组认为，根据其工作方法第三类，不遵守《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的有关公平审判权利的国际准则，情节严重，致使剥夺 Marcelo Santiago Tello Ferreyra 先生和 Iván Andrés Bressan Anzorena 先生的自由具有任意性。

### 工作组的意见

46. 鉴于上述情况，工作组提出以下意见：

(a) 剥夺 Marcelo Santiago Tello Ferreyra 先生和 Iván Andrés Bressan Anzorena 先生的自由违反《世界人权宣言》第三、第五、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和第十一条，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第 3 款和第九、第十和第十四条，为任意剥夺自由，属提交工作组的案件适用类别第三类；

(b) 鉴于上述意见，工作组请阿根廷政府采取必要步骤，使上述人员能够享有个人自由，包括保释的可能性，但可规定释放时应保证在司法程序的任何其他阶段出庭受审，并在必要时出庭听候执行判决；

(c) 工作组还要求下令调查来文所称 Tello 先生和 Bressan 先生遭受酷刑的问题。

[2011 年 11 月 17 日通过]